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五回 趙校尉當面行粗 魯李欽差暗地用機謀

且說智化見白五太太一身重孝，抱定公子，心中好慘，說了幾句言語，急速退下，又被趙虎拉住死不放，說：「我們開封府實在沒人，但分有人，不會派我們兩個人護送白五太太。我想五老爺在時，與王爺為仇，這一路之上，萬一遇見襄陽王的餘黨，我們兩人如何能行？可巧遇見你，沒別說的，你跟著我們辛苦一趟罷。把五太太送到原籍，一同回來，准保平安，別說不遇見仇家，就是遇見仇家，有你老人家，大約無妨，不在你與白五老爺好了一場。」張龍在旁，亦是這等說法。智化無奈，只得點頭應允。趙虎一回頭，把他手下從人叫來，說：「把你那匹馬拉過來，叫智大爺騎。」從人說：「我騎什麼呢？」趙虎說：「你先將就走這幾步，等至晚間到驛站上再與他們要一匹。」從人無奈，將馬匹拉過來，給智化騎了，同張、趙二位，三個人並馬而行。一路之上，趙虎與智化打探破銅網之事，智化一五一〇學說了一回。這日晚間，應當住在上蔡縣地面，看看臨近，早有前站下去找辦差的，預備公館。張龍、趙虎、智化至公館，承差過來報稟：「請老爺們下馬。」三位下了坐騎。公館原本是一座大店，馱轎車輛，直進店內。丫環婆子下了車，抱公子，攙夫人下馱轎，進上房，打臉水，吃茶，不必細表。夫人吩咐下來：雖然奉旨出京，馳驛前往，是三間房、一桌酒席。除此之外，另要住房、用酒飯等，俱都如數開發錢文。叫辦差的來告訴明白此事。雖然上房三間，一桌酒席，可算應差，夫人外賞八兩銀子。辦差的趙升哪裡敢受，五太太的管家說：「我們到處皆是如此，少時把你帶上去謝賞就是了。」辦差的一聞此言，連連誇獎：「白五老爺在世時節是蓋世英雄，五太太亦是這樣寬宏大量。」且說張龍、趙虎、智化在西屋住下，洗完臉，早有人把茶獻將過來。依著趙虎就要教他們備辦酒飯，智化說：「別忙，天氣尚早。」趙虎說：「咱們隨喝隨說話，今天盡醉方休。」正說話之間，忽聽外面一陣大亂。趙虎叫從人出去看看外面何事，從人出去不多時，進來說：「老爺，不好啦！外面來了欽差大人，他要住咱們這個公館。」趙虎問：「什麼欽差大人？」從人說：「查辦黃河李天祥李大人。」趙虎一聞此言，大吼一聲，說：「好囚囊的，怎麼配住咱們這個公館！待我出去會他。」說著就往外闖，智化一揪沒揪住。趙虎躡出去，來到店外，就見辦差的在那裡跪著。李天祥轎子打住，李天祥趴在扶手上深出身子來，搖晃著腦袋，說話唔呀唔呀的，是南邊人的口音，此人就是六堂會審艾虎的時節，他本是與馬朝賢一拜，教艾虎認真假馬朝賢，就是他的主意。馬朝賢一死，他也不敢貪贓了。後來得了工部侍郎，現今出京查辦黃河兩岸。自從一出京城，逢州府縣，把地下的土都要鏟起三尺，一路之上，怨聲載道，如今正要回京，由此經過。他本是奉旨欽差，亦是馳驛前往，也來在上蔡縣，就叫辦差的給他預備公館。辦差的上前回話，說：「在上蔡驛給大人預備下公館，離此還有二〇里路。小人此處預備的差使，乃是伺候白五太太所住。」李大人不答應，說：「我不管五太太不五太太，我要在此居住。」辦差的說：「我們全憑著滾單札子辦差，再說五太太亦已入了公館。總是屈尊大人貴駕多行幾里，奔上蔡驛罷！」李天祥說：「不行，我乃是奉旨欽差。」辦差說：「五太太也是奉旨。」李天祥說：「唔呀，你這混帳東西，分明狡辯，與我打！」辦差嚇的雙膝跪下，苦苦哀求。正遇趙虎出來，一問辦差的，趙升就將李大人言語述了一回。趙虎道：「你回去，交給我啦。呸！李天祥。」李大人在轎內認得是趙虎，言道：「趙校尉請了。」趙虎道：「我聽說你們要住這個公館？」李天祥說：「我住與不住，與你何干？」趙虎說：「你奔上蔡驛多好呢！如若不然」說著就將袖子一挽，趕奔轎子前來，李天祥知道事頭不好，幸而張龍趕來把趙虎一拉，說：「還不退下去。」又向著李天祥一躬到地，說：「大人不必動怒，方才這是我無知的拜弟。卑職聞聽大人要在此處下馬，卑職乃奉包丞相之諭，護送白夫人接靈，行至此處，本縣就給預備公館。大人又要住在此處，其實就將五太太搬出來也不大要緊，只是請問大人一件事，白五老爺是忠臣，是奸臣？」李天祥說：「那是大大的忠臣。」張龍說：「大概忠奸二字也不是自己辯論的，自然有個眾人皆曰忠自是忠，奸自是奸。方才大人說過白五老爺是個忠臣，如今他的公子才兩三歲，入店之後，已然是睡熟了，若教白夫人讓店，必得將公子抱將出來。倘是借此為由受了風寒，得病還是小事，萬一若有好歹，倘有性命之憂，比不得五老爺尚在，又比不得有三位兩位少爺的人家，白家就是這一條根，若有疏失，只怕連大人心中都過意不去。大人如肯施恩，只當就看在白公子面，不但五太太感念大人的好處，連去世五老爺都感念大人深恩。大人如不願奔上蔡驛，此店後面房屋，約有三〇餘間。大人如再不願意居住，本街上還有大店，另找一座，就怕鋪墊不齊，再不然。只得叫白五太太搬出來就是了。」李天祥說：「豈敢！這等沉重我可不敢擔。再說我與他一殿稱臣，就是素不相識，我也個作這傷德之事。方才那位說話，要像三老爺言語一樣，何必費這麼大事情。我就在後面居住，慢說還有三〇餘間房屋，就是只有三五間屋子，也未為不可。煩勞三老爺，替我與五太太道勞就是了。」張龍復又深深一躬。

若論張龍，也說不出這樣一套話來，全是智化教給的。趙虎先一出來，智化、張龍隨後也就出來了。智化一瞧趙虎要打架，就告訴張龍：「你快過去勸勸。」張龍說：「打了也是白打。」智化說：「你們渾人渾到一塊了。此時你打了他，他也不與你一般見識。明天他人都，折子就上去了，說你們包相爺縱放屬員，勒索驛站，毆打欽差，就是這個考語上去，輕者都得罰俸。」智化隨機教給張龍一套言語，這就叫罵人不帶髒字。

張龍、趙虎、智化三人一同進店奔到西屋中，趴著窗戶瞧看。辦差的在前引著大轎直奔後面，就聽見叮兒當兒全是馱子上的鈴兒所響，一馱子一馱子，約有五六〇馱子，前前後後有許多家人保護，諒情是黃白之物，後面還有兩個人並馬而行，到店前下馬進來，二人都是身高七尺開外，一個是黃緞子六瓣壯帽，豆青色箭袖袍，鵝黃獅蠻帶，月白襯衫，尚緞子薄底靴子，閃披墨綠色英雄氈。面似淡金，兩道濃眉，一雙怪眼，獅子鼻，闊口，半部黑髯將搭胸前，肋下佩刀。一個是皂青緞子頭巾，皂青箭袖袍，薄底靴子，獅蠻帶，英雄氈，肋下佩刀。面似鍋底，熊眉闊目，鬚鬚不長。人是一黑一黃，馬也是一黑一黃，馬上揹著兩個長條包袱。智化一看，就知道是兩個夜行人。暗闔心中納悶：「李天祥是奉旨欽差，怎麼帶了兩個賊？莫不是帶的金銀錢財太多，這是保鏢的？」又問張龍：「你可認識這兩個人？」張龍說：「我不認識。」智化說：「你可否過去打聽打聽？」張龍說：「那可行了了。」智化說：「等他們消停消停。」遂要來酒飯飽餐一頓。

將殘席撤去之後，張龍說：「我到後面打聽去了。」智化說：「可別冒撞。」張龍說：「不能，跟李天祥的那些人，我們見天都在朝房見面，找兩個相熟的打聽打聽，便知分曉。」去不多時，笑微微的回來說：「真有你的！我找著李天祥兩個跟班的，一個姓宋叫宋信，一個姓謝叫謝機。聽他們兩個人說，李天祥有個表弟姓潘叫潘永福，做過蘭陵府知府，這兩個大漢，乃是潘永福收伏的。兩個人在他府內，一半護院，一半幫著辦案拿賊。可巧李天祥瞧他表弟去了，見著這兩個彪形大漢，他就與表弟借來，一路之上，保護他入都。」智化問：「姓什麼？」張龍說：「他們是親兄弟兩個。姓邢，一個叫邢如龍，一個叫邢如虎。」智化說：「李天祥不一定要他們保護著他人罷！我想內中還怕有別的情事。」張龍說：「那我可知道了！」智化說：「我有主意，等他們吃完飯，我過去聽他們背地裡說些什麼言語。」等至二鼓時候，智化把衣服掖將起來，把袖子一挽，由東邊夾道過去，直奔後院。李天祥住的屋子是個大後窗戶，智化把窗戶紙戳了一個小窟窿，往裡面一看，正是李天祥把邢家弟兄請進來，待承酒飯。酒席筵前，原來是商量著叫兩個人上開封府行刺包公。智化一聞此言，吃驚不小。若問邢如龍、邢如虎怎樣上開封府行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